

初见如初恋

□ 张宗然(重庆)

“初见”不是眼底的惊鸿一瞥，而是心灵与天地万物的深度相拥。当我们卸下惯有的审视，以放松的心态融入一方山水，用心感受当地特色文化，与其灵魂的相遇，才是真正“初见”。我与宜宾李庄的相逢，像是这样一场迟来的、直抵灵魂的“初恋”。

心念李庄已有两年之久。这份牵挂，既来源于李庄古镇的宣传推广，也源自友人归来的不绝称赞，而真正让我魂牵梦萦的，是烽火岁月里那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座位于长江边上、面积不大的小镇，何以有如此胸襟去主动邀请并接纳流亡的学者？究竟怀着怎样的赤诚之心？无数个疑问在心头萦绕，终在一个周末的清晨，化作奔赴的脚步。

抵达时，李庄刚从沉梦中苏醒。天色微茫如淡墨初展，远山隐在朦胧里，长江静默如思。旅途的疲惫，被一碗地道的宜宾燃面悄然消解。粗瓷碗里，油亮的面条裹着香脆的花生碎与鲜美的芽菜，红油的热烈与葱花的鲜嫩在舌尖交织，暖意瞬间驱散周身疲惫。饱腹后踱至店旁观景台，近处湿地芦苇疯长，泼洒出浓得化不开的绿意。这里的时光是舒缓的，仿佛被江水浸润得柔软，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节奏。

“叽！叽！”几声清亮的鸟鸣传入耳中。循声而去，一条石子小径隐于芦苇深处。苇秆高高举起头顶，油亮的细叶强劲有力，精神奕奕。我的脚步惊起一群鸟雀，大多倏地钻入苇丛，也有胆大的白鹤雀，身着黑白“礼服”落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上，偷偷观察我的动向；几只圆滚滚的棕褐色“土画眉”，正憨态可掬地啄食草籽，让人忍俊不禁。小径旁，野生扁豆的藤蔓缠着灌木，紫色小花星星点点，几个农人正俯身采摘，为这片静谧添上了几分鲜活，让我这久居樊笼之人，生出了孩童般纯粹的欢喜。

古镇码头边，渡船静静停泊，等待出行的人们。慧光寺沉厚的钟声缓缓传来，不疾不徐，一下下敲进心湖深处。路过一家老糟坊，竹簸箕与晾堂里堆满了糟酒，高粱与稻壳混合成浅橘色的颗粒，醇厚的粮香在空气中弥漫。

真正让我凝神驻足的，是张家祠堂。或许因同姓的缘分，跨进门槛的瞬间，竟生出几分归家的亲近。这处典型的合院建筑，穿斗梁架规整大气，木雕花窗工艺精湛。门楣上“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的匾额庄严肃穆。谁能想到，这座供奉着张氏先祖牌位、承载着家族血脉的祠堂，曾在1940年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

彼时，抗战烽火愈燃愈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

备处携数千箱国之瑰宝辗转迁徙，前路茫茫。危急关头，张家祠堂族人毅然将祖先牌位恭敬迁移，腾出屋舍，化作文物库房与学者们的办公用地。

不仅如此，李庄百姓省出口粮为流亡学者果腹，凑出柴火为他们驱寒，抱来棉被为他们取暖。那些终日与泥土打交道的农人，或许读不懂青铜甲骨上的古老铭文，却深知这些人与物是民族的根脉、文明的火种。

陈列室里，贴着当年封条的旧木箱静静伫立，仿佛仍带着迁徙路上的风尘。我漫步在学者们曾日夜踱步的青石板上，指尖划过冰凉的梁柱，却分明触到了滚烫的温度。那是困顿中接纳苦难的宽广胸怀，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决绝。这份“舍得”，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长江千年滋养的风骨，是文脉代代沉淀的本能。正是这份本能，让当时仅三千人的小镇，慷慨容纳了上万文人学子，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奇迹般地托举起一个民族的文化星火。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等地并称战时四川“四大学校”，名垂青史。

在一家新开的美术馆里，巨幅画作《万里长江第一城》扑面而来。画家以酣畅笔墨，将山川形态与文脉流转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是他为此次展览倾力创作的精品。《江山万里图》与《台湾胜

览图》并列悬挂，长江的奔腾咆哮与宝岛的秀润温婉遥遥呼应，尽显家国情怀。《哪吒的前世今生》系列绘画，将传统水墨与AR技术巧妙融合，立于画前，用手机扫描就可以观看动画视频。画中的风火轮仿佛真的转动起来，混天绫似要冲破画框。这不正是李庄“海纳百川，容故纳新”精神的生动写照吗？

暮色渐浓，月亮田景区的仿古建筑灯火次第点亮，倒映在水中，舟楫轻摇，恍若仙境。原计划当日返回的我，终究还是留了下来。李庄的人文和情怀，哪里是一天就能读懂的呢？宿在古镇的旧宅民宿，盯着木架床的繁琐雕饰，我满心都是对第二天的期待。

我要去同济大学旧址默念“同舟共济”的箴言，还要去品读“若同济，英长在；如李庄，国不亡”的铿锵誓言；还想去探寻这份精神如何跨越海峡，化作台湾大学“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的校训，延续着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

李庄，是一个让人心生向往、来了便不愿离去的地方。这场“初恋”，我的眼眸看见了古镇的山水景致，而我的心灵，却被那十六字电文照亮，被这片土地的温厚与坚韧深深震撼。在与李庄的精神共鸣中，我完成了一次对“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的重新认识。

竹林悟节

□ 王厉霞(重庆)

我们走在下乡调研的路上，不觉步入一片竹林。这竹子生得挺立清秀，宝兴当地人唤作“熊猫雷竹”，据说是竹笋行业唯一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的项目。

听着介绍，我的脚步不由得放轻了，仔仔细细地观察这“熊猫雷竹”与普通的竹子有何区别。只见那一根根的竹子，都一般儿的粗细，一般儿的挺直，从根到梢，一色的青绿，全无旁逸斜出的枝节，那么单纯地、固执地向着天空生长。阳光透过密密的竹叶筛下来，光斑便成了浮动的、圆圆的碎金，洒在深厚肥沃的软土上。

我走进这千万竿竹子中间，仰起头看。它们一棵一棵，都像是用最严苛的尺子量过、最端正

的墨线弹过似的，站得那样笔挺。那竹身，浑圆而光洁，不见一个多余的疤节，只在应有的地方，生出一圈极浅淡、极齐整的环痕，这便是它的“节”了。这光景，忽然让我心里一动，无端地想起平素里在这样的场合里见过的一些人来。他们的脸上，似乎永远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煦的笑容，看着亮晶晶，底下却是摸不透的深浅。他们说话总是圆融，听着入耳，却品不出真味。他们是没有“节”的，像一截藕，中间可以任由八面的来风穿过，自己却空落落的，寻不着一点坚实的所在。风从东边来，他们便柔顺地倒向东；风从西边来，他们又谦和地倾向西。左右总是逢源，只是独独失了自己。

这念头一生，更不由牵出一些古旧的身影来，那是书页间挺立了千年的脊梁。我仿佛看见屈原，披散着头发，在汨罗江边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见了，劝他道：“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这话，是何等的“通达”，何等的“聪明”！然而屈子只是摇头，他的回答，像一块投入浊流的巨石，激越而沉痛：“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是有“节”的，那节便是他心中不容折辱的“皓皓之白”。

一阵山风拂过，整片竹林忽然簌簌地响了起来，仿佛是从那每一竿竹子的骨节里迸发出来的吟啸。我猛然悟得，这竹子的“节”，就是它力量的源泉。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熊猫雷竹”一年四季皆可产笋，能带动当地群众增收。我忽然听见“啵啵”的一阵声音，彷彿看见一个一个雷笋挣脱了褐色的笋壳，露出象牙般润泽的身子，嘴边似乎也弥漫着脆生生的、清炒的笋香了。

赶紧吞一入口水，转移一下视线，俯身拾起一片泥土上枯黄的竹叶。我对着光，只见那叶脉一根根，清晰而有力，从主梗出发，笔直地通向边缘。我顺手把它轻轻夹在随身的笔记本里。

“熊猫雷竹”依旧立在那里，静默地，彷彿一群无言的君子。这一趟下乡，所要调研的工作，似乎还未开始，心里却好像已被这清冽的竹林之水洗涤过一番，分外地明澈与踏实。

寻访成人的童话 (外一首)

□ 王行水(湖南)

通往罗马的路有很多条
返老还童的路径
也许是华山一条道
只有保持一颗童心
才会赢来青春不老
寻访成人的童话
一靠做梦二靠行动
行动务必早早地出发
赶在黎明即天亮之前
用生活场景模拟出梦境
初冬乍暖还寒的路上
迷迷蒙蒙的光影中
梦游般轻飘闲走的人
仿佛一尾游弋的鱼
前方灯火次第打开
童话里的古老城堡
浮出了水面冉冉升起
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
灰姑娘牵手白马王子
熟悉的故事又重新开始
一面魔镜照到了你
你头上华发脸上皱纹
火眼金睛下现了原形
慌不择路溃不成军

再访山里人家

繁花落尽木凋蔽
枇杷花悄然开放
洁白蒙上点淡黄
保持着古朴的低调
孤芳自赏靠点底气
底气就是沉默的根
寒冬再访山里人家
还是那么气定神闲
草木掩映之中
坐看云起云飞
逗弄那日升月落
笑谈星转斗移
漫舞那风花雪月
城市化浪打在身后
依旧超然于世外
我只是路人过客
多少次只能见到
山里人家的背影
猜他饱经风霜的脸
已长成了沧桑桑田
而他身下坐拥着
一畦葱郁的菜地
十分惹眼地透露
他的心仍只此青绿

又是年末了，我把书桌上的台历取下来，又换上一本新的台历。

台历是被我翻旧的，书桌上的茶是热的。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泡上一杯茶，坐在书桌前想写点什么，可似乎没有心情。因为这一年，我写了很多那样的文字，那些文字就像时光一样，从我的手指间轻轻地流走。虽然“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可那些流走的文字，就像我记忆中的很多朋友一样，不知他们去了哪里，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他们的音讯。

我把那本新台历换上，又把那本旧台历换下来。这本旧台历，在书桌上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子，真要一下子扔了还有几分不舍。于是，我便拿起那本台历翻阅起来，像一个在城市走失的人，突然间又找回自己。这时，我看见台历上记着一个电话，看看时间，那是年初的元旦记下的，我不知道当时记下这个电话时，怎么这么粗心，连个名字也没记下，这到底是谁的电话了，为什么要记下这个电话呢？我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

冬日的阳光沿窗口照进来，落在那本有些发黄的旧台历上，仿佛那本旧台历也变得有了温度。

我继续翻着台历，仿佛又重新在这一年里行走。说来也怪，这一年里似乎一切都平平常常，可这时却感觉特别地温暖。11月5日那天的台历上，我画了一个小的太阳，我画这太阳似乎也没别的意思，也许是那天我特别地无聊，或者是我心情十分地好；8月9日的台历上，我却圈了红圈，底下注着“父亲复查结果很好”，这个我记得清楚，因为红是花的颜色，我用这美丽的色彩祝福父亲健康快乐；还有几处空白处，只写着“喝茶”“聚餐”“买菜”……这些字迹或工整或潦草，或浓或淡，可我现在也没搞懂，自己为什么会记

台历上的时光

□ 张儒学(重庆)

下这些呢？

看着那本旧台历，也许会思绪万千，或许会感动万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奋斗，有失落，有欢笑，更有泪水。日子就像一个智者，用一种平和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周而复始，年去年来，谁也无法改变。而我却有许多感慨，在心中悄悄地涌现，那双取下书桌上那本台历的手，像在触摸着过去那些充满着欢乐，充满着希望的每一天，而那刚换上的新台历，更像一支七彩笔，为我描摹出新年美丽的图案，妆点着我心中绮丽的梦想。

我又继续往前翻，6月7日的台历上写着：“本周六，朋友老马的店饭开业。”“店饭”二字底下还画了一个碗，碗沿冒着一缕热气；再往前翻，4月12日的台历上写着：“老张退休，晚上聚餐。”我还打了个问号，我不知当时想表达啥意思，但那个问号依旧清晰可见。然而，一年365天，可我在台历上记着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记在心中的那本“台历”上。这一年，我也去病房看过生病的同事，去朋友刚搬进的新房喝过茶，去参加过朋友甜蜜幸福的婚礼，还陪难得见一次的母亲去逛过商场……

我看着桌上的新台历，又像结识了一个新朋友，感觉到日子一下变得陌生又新奇起来。我这才想起2025年即将过去，2026年也随即到来。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拿起手机给朋友、同学和亲人，一改常态地发去的问候与祝福，心中便多了一种高兴与快乐，让我感受到“年末又到，带着辉煌，迎接美好”的亲切，让我感受到了“珍藏的是记忆，忘掉的是烦恼，让快乐与幸福接轨，让生活精彩每一天”的温暖，更让我感受到“新年新面貌，新年新起点，新年新心情，新年新收获！”的浪漫……一条条精彩而温馨的微

信，通过时空的链接，传递到四面八方，让我的心中感到无比地欢乐。

新台历已静静地躺在书桌上，像一本精美的画册，描绘出未来的无限美好。薄薄的，温润的，精美的台历，带着纸页与油墨的清香，散发出满屋的向往。此时，我透过小窗看见楼下的广场上，动听的音乐声映衬着城市的繁华，叫卖声里浸透着人间烟火的味道。老人正坐在长椅上喝茶聊天，小孩们也在广场上奔跑欢笑着，这笑声仿佛是从那本台历上发出的，回想我走过的每一天，都像是从一本本台历上开始的。

此时，我又想写点时光一样的文字，哪怕记录生活的点滴，但似乎也能让时间留在台历上，就像偶尔想起一个老朋友，或者想起朋友间的某一次感动，也会让平凡的日子增添色彩。此时，写下的似乎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对新年的期待与憧憬：明天，说什么也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后天，更要开心地给皮鞋上一次油；万天，更要好好擦一下窗子，让窗玻璃更加洁净透明，好让新年的阳光早早地照进来，带来新的一年新气象，带来新的一年新梦想……

这时，我又想起旧台历上那个电话，便用手机打了过去，电话那头却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他说：“老朋友，你怎么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原来这个电话是我在外打工时一个工友的，我们多年没联系了，他不知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在年初元旦这天给我打的电话。我说：“又快到元旦了，提前问候你新年好。”他说：“新年好，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在这年末之际，虽然只是简短的几句问候，却情意浓浓，幸福满满。

新台历就像一缕阳光，一本新书，一杯新茶……照耀着我，温暖着我，快乐着我。

空岩有声

□ 周中俊(重庆)

十方寂然，荒原自绿
风过摩崖，并非吟声，而是呼吸
你是漂泊者脚下的路
也是归人掌中熄灭又燃起的灯

以石为镜，照我本来面目
六道非轮回，乃妄念起伏
千手垂落，非为拭痕
只为接住，那一滴将坠未坠的贪嗔

猫鼠嬉于壁间，亦非警示
不过是缘起缘灭，偶然成形
常本无声，何须劝
影随步移，步步归心

百态摩崖，并非回响——
“一定要来看你”
不是游历，是认祖归宗
不是重逢，是从未曾离
此处心灯，不在高台

我从来都不够明亮 (组诗)

□ 江辰宇(重庆)

天空落下一场潮湿

去年在院子里种下的花
只开了一次
当麻雀从树上飞走时
我开始写诗

我把云朵当作白纸
用风写句子，填补灵魂的透支
我知道
太阳走累了
会变成人们口中的落日

那天，天空哽咽了许久
终于在我眼里
落下一场潮湿

天堂的另一个名字

雪落下的时候，月亮
也跟着白了起来

院子里，土墙挨着干柴
风都是没有方向的

山坡上的坟包，像一座座孤岛
夜晚，是不通船的海

死去的麻雀僵硬在磨盘上
原来
天堂的另一个名字，是离开

冬日的雪

冬日写给人间的诗歌
被称为雪

它把深情写在云上
写进山川、冰凌，意象不绝

比喻和拟人，在泥土上撒野
枯树和草地，无一处空缺

落至最后一行，就写给所爱的人
写一场相遇，写一场离别

落满灰尘的句子

我的手里早已没有了月光
日子在寂寞里越走越长

一个能撑起雨夜的身体
必然也拥抱了无数次悲伤

我从来都不够明亮
像野草一般在风中摇晃

雨声落在左手
我托举着整个世界的荒凉

想起那些落满灰尘的句子
大多写的
都是一个少年的跌宕

浪漫的疯狂

我的生命是浪漫的疯狂
如晴川连绵的赤道，如孤寂绝丽的冰岛
亦如冰封雪地上，凄美冷峻的月光

我时而破碎，时而完美
时而用馥郁笔墨，将思念迂回
也时而为书页上的飘雪，落下眼泪

我写我自己的篇章
不为人生的轨道定义烦恼

我拥抱城市，也拥抱村庄
旷野的风声，总会不经意漫过耳旁
每一首自由的诗歌
总会折射出灵魂的一束光

举杯，敬这一路山高水长
仍愿做那坚定的诗行，自由而发烫

在每一粒尘埃的觉知里
哪怕封山断路，岁月成霜
光，早已住在行者的步履中央

大足石刻啊
你不用石头说话
你只是存在
便让众生听见了自己心底那句
人间值得，回头是岸